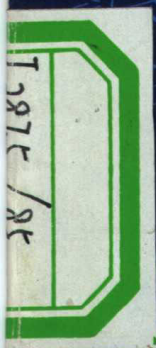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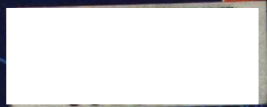


ZI BEN JI DE XIAO HUA

21世纪的笑话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童话书里有两个风格不同的故事:《21世纪的笑话》写得很有趣,小主人公到了21世纪,由于原来没有好好学习算术,结果弄错了数字和小数点,闹了很多笑话,还闯了大祸。《雪里欢》写得很抒情,描写了小熊猫为了给人们下一场好雪,历尽辛苦,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冬姑娘找回冰花的故事。

21 世纪的笑话(中)

沈 寂 田 遨写 熊南清 侯春洋画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.25
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1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982 定价: 0.30元

21 世纪的笑话

沈 寂、田 遨写

熊南清、侯春洋画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 寂

21世纪的笑话

我不明白：小数点究竟有什么用？学会了算角度又怎么样？还有比例啊，分数啊，这个公式，那个公式……这些东西真是没意思！难道不懂小数点就吃不下饭，不算角度就走不了路？可老师偏偏逼我们学，还乱出习题。横算竖算，算得人头昏脑胀。我不管，我不高兴费时间干这种事。想得出就写，算不出，交白卷。反正老师有偏心，每次做习题，最多给我1分，有时比1分还少！

老师说我对科学没兴趣。嘿，我对科学没兴趣？我打开书包给你看。喏，这本是《火星探险记》，这本是《飞向月球》，这本是《未来世界》，这本，这本，还有这本！没一本书离开科学，我是个科学迷！

我看老师根本不懂教书方法，缺少理想，只要我们死读书。昨天又出了十道题，限明天交，害我星期天也没能好好玩。本来爸爸答应今天带我到郊区去，现在不让去了，临走还指着我的鼻子，要我下午把功



课做好，否则不许出亭子间一步，回来要亲自检查。

我从两点钟开始，到三点半，橡皮擦掉半块，铅笔削去两寸，千算万算，只做好两题，还不知道对不对。唉！我差不多一分钟打一个哈欠，真累死了。快拿本有趣的书来提提神。

我从书堆里抽出《科学家谈21世纪》。这书我已经看第五遍了。就是一百遍也看不厌。你瞧：五彩塑料的房子、人坐飞机来来去去。工厂开机器，只要按按电钮。音乐代替机器声。还有千里眼一样的袖珍电视

机……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过这种日子才有意思。

算一算，要多久才能过这种日子，多久才能到21世纪？现在是20世纪八十年代，唉，还有二十年！乖乖！

记得奶奶常说：日子过得快，眼睛一眨，就几十年过去了。

真能这样？来试一试。

我把眼睛紧紧一闭，再慢慢地睁开来看。咦！变了，真的变了！

你看，你看，本来糊着纸、上面乌七八糟画满小人小狗的四堵墙，现在变成奶黄色塑料，光油油，象



大理石。屋子里所有家具，全变成塑料；我身上穿的衣服、裤子、袜子、鞋子，也是塑料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奶奶的话真有道理？难道眼睛一眨，真到了21世纪？

天哪，开心死了！我乐得在地板上直跳，没想到地板有弹力，把我从门口弹到桌子前，我又看见桌上放着的那十道习题。去吧，头痛的小数点，去吧，讨厌的角度！我不再为你们伤脑筋了，现在到了21世纪，科学发达，谁还用得着你们！我拿起书包朝窗外一扔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。糟糕，准打碎了玻璃，赶过去一看，书包落在地上，玻璃连一点裂缝也没有。对了，对了，21世纪用“新型玻璃”，大炮也轰不碎！

我要把好消息去通知同学。刚走到门口，忽然看见爸爸从外面回来。不得了，我习题还没做好。怎么办？我立刻逃回屋里，在书包里乱找习题本，可怎么也找不到。

我心里急得要命，这一下可要挨骂了。没想到爸爸进来，笑嘻嘻地望着我，提也不提，好象把这件事忘了。

啊，不错，不错，做习题什么的，那是20世纪的事，早过去了。我真糊涂！

爸爸笑着告诉我：“工会给我一张票，要我今天到

月球去旅行，”他忽然搔搔头皮，“可接我班的人还没来。”

我连忙举手：“我去接班！”这真是机会难得，不能放过。

爸爸指指我鼻子：“你会开机器？”

爸爸太小看我了，自动机器，只要按一按电钮，把旋钮拨来拨去，谁不会？我拍拍胸脯：“当然会。”

爸爸还不肯答应，我拉住他的手，身子在他腿旁扭着，耍赖：“唔，让我去，让我去吧。”

爸爸扭不过我，答应了。我叫了一声“好啊”，立刻转身，挂上书包，在弹力地板上一跳，跳到门口。

大门外停着一辆圆头尖尾淡绿色塑料汽车。一等我走近，“嘶”的一声，车门自动打开。我吹着口哨，轻快地跨进车厢，在软绵绵的弹簧椅上一坐，车门又“嘶”的自动关上。多有意思。

汽车飞一样朝前走。我从透明的车厢里望出去，只见马路两旁，一片碧绿。三四层楼的塑料住房，各种颜色都有。工厂好大好大，可连一个烟囱也找不到。

马路上全是汽车，来来去去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天空里，一排排直升飞机，一边来，一边去。到底是21世纪，上学、上班都坐汽车，坐飞机！

我真想早一点赶到工厂。想法子抄近路吧。我把

方向盘上的旋钮一拨，汽车“虎”的从斜里窜出去，离开马路，到了林荫大道。

大道两边，一片田野，望不到底，有十来架收割机在割稻。仔细一看，收割机上没人管，当然，21世纪了，还象过去？

我越看越高兴，就嫌汽车走得慢。加快速度，快，快！

忽然，汽车“嘎”的自动煞了车，原来前面挡着条小河，过不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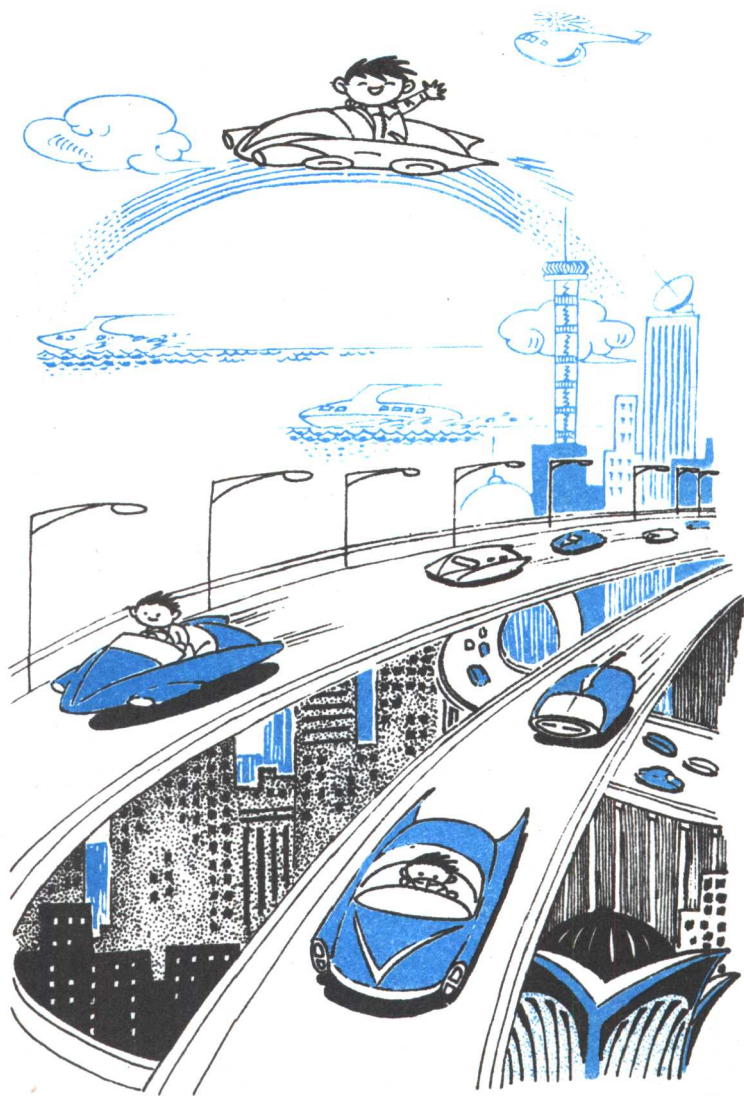
没关系。我走出车厢，从书包里拿出一件法宝来，是一根软绵绵轻飘飘的塑料管子。你猜是什么东西？猜不着吧？这法宝就是“袖珍桥”。

我把气吹进管子里去。忽然，你瞧，那管子大起来了，大起来了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一下子变成一条小桥，横跨在河上。那“袖珍桥”还是五彩的呢，红、黄、紫、绿、蓝，象一道美丽的虹！科学真了不起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

我的汽车就在这条美丽的虹桥上开过去。

过了小河，就到了工厂。

原来是食品工厂。我记得爸爸过去在什么仪器厂做工，怎么变了？大概改了行。或许，21世纪用不着仪器了。



我走进工厂去。那个厂房哪，用望远镜看，怕也看不到底。一台台机器，数也数不清，全是粉红色，还是陶瓷的呢！

这么多机器，可连一个工人也没有。

我就是工人哪，书上不是说的吗？21世纪的工厂，只要一个人按按电钮就够了。

我舒舒服服在沙发上一坐，把计算机上的电钮一按。

一下子，机器全开动了，瞧，多好看！象千千万万个人在舞着红绸。还有，你听这机器声音，就象几百管笛子在大合奏！

你再瞧，机器里吐出来一个个罐头，排着队，一直滑到门口，滑上卡车。刚装满一车，卡车就“哺”的一声，自动开走了。多听话！

我笑咪咪坐在沙发里，两脚跷呀跷的。忽然想了起来：21世纪的肉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得尝一尝，是吧？

我拿来一个罐头，打开来，吃一块。唔，又香又鲜，可是照我的口味，好象嫌淡一些。

我回到计算机前，找到调节味道的旋钮。旋钮拨到左边是咸，拨到右边是淡。盘上刻着数字，都有小数点，这玩意儿我最讨厌。管他，向左拨过去再说，



差一两位小数点，能差多少？

我再打开一个罐头，尝尝味道。

呸！呸！啊哟，咸得要命，没想到差两位小数点，味道差那么多！

我立刻赶到计算机前，去把它拨回来。可是，糟糕，我的袖子把另一个旋钮勾住了，手一动，那旋钮转了半圈。这是控制罐头大小的旋钮。才转半圈，没关系吧。

没关系！这一下祸闯大了。我先听见机器音乐变了调，本来很好听的笛子合奏，忽然一下子变得又尖又响，象几千个人乱吹警笛，叫得你浑身发麻。

我抬头一看，可不得了！机器里吐出来的罐头，每个有一丈多长，简直是孙悟空的金箍棒！谁见过这种长脚罐头？要吃它还得爬扶梯呢！

我慌慌张张地赶回计算机，用力把旋钮拨回来，快把罐头缩短。

咦，又是怎么回事？那警笛一下子变成吹大喇叭，哇！哇！哇！把人的耳朵也要震聋了！

我连奔带跳赶到机器前一看。

天哪！天哪！我吓得捧住头，倒退十几步。

你瞧，你瞧呀！那罐头一下子变得象圆桌那么大，可以三个人跳在里面洗澡。一辆卡车只能装一个罐头！





这样大的罐头肉，买回去一年也吃不了。

不象话，太不象话。这种怪罐头可不能出厂，我到门口想伸手拦住，可是不行，别说拦，要不是躲得快，我差点被它压死！

这一下我可慌了，真慌了。我再赶到计算机前，把旋钮乱拨着，可越拨越糟！音乐声音不是警笛，就是大喇叭。罐头大小不是金箍棒，就是洗澡桶。

我闭着眼睛，不敢看。我两手紧紧塞住耳朵，不敢听！我两腿僵住了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我闯祸了。没想到，差几位小数点，闯这么大的

祸!

去找爸爸，赶快去找爸爸!

打电话到家里。奶奶说 爸爸已经走了。奶奶还噜噜苏苏问我：“活干得怎么样，有趣不有趣?”

还有趣呢!

我不敢耽误时间，立刻奔出厂门，跳上汽车，朝月球飞机场开去。我耳朵里满是那警笛和喇叭的音乐，那些奇形怪状的罐头好象都在后面追我。我简直象在逃命!

汽车开到一条大河前，刚巧河上大桥正在修理，水里竖着几个桥墩，每隔一定距离一个。我看见别人的汽车，象青蛙一样，从第一个桥墩跳到第二个，再从第二个跳到第三个，就这样一个个跳过去。汽车



里的人都高兴地笑着，象在做游戏。别人能跳，我也能跳，我也来试一试！

我刚到桥口，有一辆汽车从我旁边越过。车子里坐着我过去同班的班长。他告诉我跳桥墩得算角度，否则跳不准，有危险。

什么？算——算角度？这家伙我过去可没学好！该死，当初干吗不好好学？

可谁想到21世纪还用这个！

怎么办呢？找不到爸爸，厂里的祸越闯越大。非得爸爸回去收拾不可。

不管他，我胡乱拨了个角度，让汽车向桥墩跳去。

第一跳还好。第二跳，大概是角度太大，跳得太高了，落下去时过了头。汽车直往河里掉！

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机警，在半空中，从车厢里一转身跳出来。跳出来也得掉在河里啊，没关系，我会游泳，可是，我没掉在河里，却掉到一艘轮船上。

也是巧事，那艘轮船正在这里走过——我没有说错，是“走”过。你看，船底下不是有四条大腿吗？过去我在书里看到，以为不可能，现在亲眼看见，还会错？

我掉在甲板上，一点也不痛，你说怪不？当时有不少船客发现了我，从四面赶过来，将我团团围住。



他们都很关心地问我，是怎么回事。

我先不好意思说，可不说不行。我一面说，一面想到厂里还在生产那种奇奇怪怪的罐头，心里一急，哭了起来。

船客也都替我着急，忽然有人叫着：

“船长来了。”

船长从人群里挤进来。我抬头一看，心里一慌，立刻爬起，在他身前毕恭毕敬立正。原来是我过去学校里的校长！

奇怪，校长怎么来当船长了呢？

校长——不，船长——不，还是叫校长吧，他好象已经知道我闯了祸，两眼狠狠的盯住我瞧，就象过去我算术得一分，他对我训话时的那个神气。我吓得